



寓林集卷之二十七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劉雲嶠

在俗常離妻子叅禪猶戴鬚眉此不出閭浮而証菩提有母千秋真佛子矣羨嘆羨嘆不肖亦有除夕詩小人悄悄何以入無疵也柱史公得瞻禮會城車塵雪泥深十丈刹那語未足紓懷奈何承命索刻稿紙價不覺而墨子手難于堯羅綿僅得二冊先奉嗣又

刷送耳詩書箒傳笑玉版草色及春卽佳何以慰我
不敢請

與方子及

不肖載過三年無所得而得三名篇爲重其一則先
生也其二則王塘南劉雲嶠兩公中太多溢美之言
水淺舟大知難爲負譬如貧兒衣珠貧其本色不可
謂珠之非寶惜乎考功氏不以論最而不肖莫最于
此矣久欲遣謝以歲暮遲遲春且過十日矣敢令一
介布區區之懷江雪從西山集是日共黃汪諸子醉
閒雲樓言念長者不能已已除夕小作奉教

與朱大復

湖上片石居奉道丈指教以來彈指幾四載風塵俗
吏竟不得望蓬壺方丈地一承丹秘鍾陵無一長可
稱惟是逐日自點檢隨事作方便而不敢以世俗之
非譽爲進退期無負於有道之知此爲兢兢而猿心
未調麋性間作寸心所行未諧事理吾丈何以憐而
攝之計吏還入茗一拜鹿門先生靈几而歸只尺玄
閣未能鼓山陰之棹非關典盡直由時迫耳八月薦

卿兄亦出矣濁水之魚滿眼風濤風濤之中漸失魚
性道眼睜睜何以爲我輩用九轉也久久疎問心則
不遐臨書瞻忽

與詢法師 二首

塵勞官邸無絲毫報國報身之事浮生可嘆頃方得
旨考選牛馬之走未定也師近况何似聞過山陰登
座玄風大暢快甚小兒茂梧不來真是游子忘歸奈
何華嚴徑草深幾許附問

梧兒初至胸中如柴棘不知家姪近境何似覽令孫
書法慧性足承衣鉢者更須束以戒行方有實地耳
如何

與吳允兆

數年不通訊知吾丈道味日長挾有千秋之業抑念
江漢小吏折腰攢眉搖搖山風海濤中耶小舟不堅
日日整機理柁恐有漂墮民方苦貧而歛急於火安
得出世回天之手衣白者山人如吾兄其人想仁者
痾癢一體不能無抱膝嘆也得孝若書知其游燕之
興勃勃然借游散愁則可恐不如間然一室得大白

在在有兄在諒有以策之出門應事便不能無過故易
言不出戶庭無咎若出門作命更是罪穴兄何以提
我耶望之望之因便附寄茶碗十隻玉版刺一幅江
右如此人事豐大之甚矣一笑

與信陽王思延

別丈久渴思不可言忽手翰雲墜喜不可支開緘卽
見山靜日長如弟輩官下便是末世短算擾擾送日
俗殺人矣今亦可爲善無奈賦急民愁無鬚兒作炒
而朝紳南北部紛紛不諧此豈盛世事升沈二字豈

惟兄賦閒居不屑問卽弟輩作吏亦不應問但世有
調御丈夫作抱膝吟者未見可入手處且奈何弟幸
而附薦雁咎得譽二三知己吹揚之力臣何勲之有
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豈惟文章哉嗟乎此
未易與俗人言也唐美承近得書政緒俱佳美承與
弟不同弟似廝養婦渠似處女也允兆近與孝若同
在璉水齋中孝若有乃翁鹿門先生之喪允兆漁舟
浩唱無恙也讀近作清真有味令摩詰俛首弟此道
失之車塵馬足間有除夕一作奉丈一笑王醫生表

間事當如命康伯不欲名聞婦人豈欲聞之丈夫耶
又一笑蘭溪之行見丈誼高弟恨不在西湖作主人
也

寄姚元素

方得兄自張使來書復得兄立春前一日書情事大
暢面談不過如此弟前有傳吏奏書想已到久矣當
世之治亂正道之消長與吾兄之出處弟雖百忙每
熟思之兄之不去爲是但所以處不去者須益堅裏
而和表南北部之說非吾輩之福只令此身如山遇

可調御導引處不必壯頰厲色以待之兄札末所謂
一賊一狐弟甚駭異之何以至此此二人亦不可惡
須是縛中作解可也正人如兄甚難以 聖明之知
方居勝地益當融其勝心使有識者窺我輩作用不
於利害勝負處著念凡所爲調護愛惜爲國耳此卽
兄所以報特達之知也弟炯炯寸知不甚減于兄而
縝密大不及兄已失之賊與狐弟逢此等處不少惟
是內不設備外不立限正是山鬼伎倆有限也外面
主持調御者撫按兩臺內之大主持惟相公與諫臺

耳治亂消息從此出此不可草草也銓部堂尚無人
奈何奈何物望所歸據弟所知者曾耿二臺不知中
論如何耳弟生平不能作無情禮人而疎處不免前
使入京恐坐此病已竭力而赴之想尚有疎處至于
吾兄不在厚薄論也抑之兄出京不得兄書弟於長
安中事如夢耳所惓惓望兄日益粹其道氣消彼輩
螿害可也仲堅氣和而骨微減有兄可以植心矣弟
載過之身無心得薦亦不意得請封非吾兄吹植不
至此乃此公稱弟亦稱彼人此政陳孟常昔日書中
對仗法聰明處時宜法自如此豈必爲西人哉春來
坐蕭齋艾氣蘭芬卽萬冗中忽從風送而艾氣亦或
雜之於風無涉聞者自知之耳湘州太史善屬文顧
先處士與先母之安貧苦行夷然物表處卽誌中不
盡恃兄促膝時一爲談之弟生不及祿養賚此夜臺
或可以少解拊心之痛也承兄慨然垂兒女之好卽
齊大非耦何復有辭入京時共兄齋而卜之婦翁不
甚佳吾二壻小佳如張郎才品更楚楚想兄郎定寧
馨也

與劉雲嶠

朝風夕雨朝郡公堦下夕道尊堂上不肖卽折腰泥
中於茲微有醒念人於此中較量炎冷豈不癡哉玩
視之則又非也難言難言廿七意圖省歸趨玄閣一
晤乃河水大壯車不得前俄傳命駕玉嶺以俟太史
君行晚至云使者去矣有懷未宣不知先生有欲指
示者否人苦氣難降氣從理生者更難降日來有一
二件些小事以此自勘過頭殊覺莽撞也面時談之
滾滾塵中無鏡光照面不自知可憎以此望吾先生
也三摩僧意欲令之走金壇茗川尚未定計又不自
量欲自作方便遲遲再報也高星士向談二月事殊
驗有命有命

與丁右武

夜雨快論領飫無量令丁先生實往虛歸政所謂醉
翁之意不在酒也羅谿采石之役初不意有關諸大
家丘隴如此承諭卽行禁止之別議它取矣鄭子產
辛苦乘輿被孟老惠而不知爲政一語敗盡況以木
石而傷人之墳脉惠已不成罪而加罪豈必張名翁

家而始不可哉喜捨出自衆願不敢以采伐而致工
資諸公自致之則可不肖今日未敢承也近偶病左
足指爲樂正子春不冠不履五日村粧矣尚有新聞
恨無縮地法可相嚮語

與王塘南先生

某徑性疎學惟是秉彝一念嚮往當世之有道先生調
饑傾渴似不得已而習氣未滌虛願無立又似饑渴
之人未嘗飲且食者蓋明公之主盟斯道師表人倫
已非一日自友人劉抑之司理上郡時書至每每誦

法塘南先生以至今不肖之承乏鍾陵又若而年鍾
陵之去龍門非遙而某若貿貿無聞不敢以隻字通
殷勤于左右豈其秉彝所嚮而自戾之實以衝方愁
民拮据不暇六時自勘載過負咎不足以受大賢之
鞭策故逡巡退縮臨發而止不自意門人劉仲熹輩
變而忘醜輒以不肖三年之罪案爲有道先生華袞
之辱夫世之才士能吏蜚英騰茂往往爲當路之所
借考功氏之所寬而不足以當道眼之一盼疎拙如
某又何以得此于先生也伏讀大篇所爲敬簡好善

寓林集 卷之二十一
之訓亦若恐不肖之效顰才哲而失步故吾者某卽
不肖亦何敢隕越明訓而以區區小明彫耗于簿書
筐篋之間乎御浮祛惑提夢得醒所望明公大垂悲
憫終始開示之耳宮墻千里承箬無期專役跼陳積
私併將沼沚之獻伏惟台鑒

與樊春元致虛

有僧院無屠門有竹無筍葷素二義俱不成以辱高
賢往來清虛中因而博得佳詠千古是林間之幸白
雪寡和且心手無片日間從事韻表自媿吏俗耳拙
稿三冊石刻二紙奉覽教不盡

復謝耳伯

此間應接雖多佳人固自難得足下過翩然似仙人
又得覽篇什論妙義似於玄津不遠至讀曾宋鄒三
君之目奕奕晉漢人矣阮司理我輩人今與一書卽
以所與僕文一題七作者投之可也僕媿不能爲千
頃之陂與百丈之潭以清光映人惟是鍾陵勺水不
足以資神龍不能如命知足下知我不吝而已媿殺
臨邛也案牘日來旁午殊甚又初熱不堪岑岑書去

扇紙俱不大佳僕原不自佳偶諸君佳之又可媿也
唐美承書不暇作又有泰寧君錢明吾亦相知不及
發書它日俟羽便如何書刻與不腆馬秣惟笑存之
譬如落梅共餐酸腐而已長途暑氣自愛少刻過別

復謝少廉山人

如足下者乃逸寄巖谷而僕乃得以鉛槧之技幸而
尾驥效拙一官已非所望而足下尚索我於風雲之
表以薦墨爲華袞以天曹爲蓬壺則烏知擁萬卷而
輕百城幾一言而薄千金者乎媿歿矣方子及孤梅
老鶴尚使之偃蹇人間銷磨傲骨可喜此老骨不受
磨撐達吾儕耳季漢書帝昭烈而家魏吳直是春秋
之義令習氏再興紫陽不墜讀住序一過固足千古
豈與鉛華少年較勝量負於睂睫之間哉靈鷲一晤
遂如絕域斗大之城疑在空谷而手札自相如來旣
有金玉可無糞澆佛首矣會臨查使者下縣提筆無
緒先此布復玉版居記游草奉一笑

與錢唐朱上愚明府

民也孔懷父兮如保而以奏記多少論顧瞻哉人亦

有言如濁水泥而比于汪汪莫知其子之惡見情深
耳頭上進賢者鬚眉如戟而半苦于無鬚兒上年水
今年早有司以告而帝不問鍾陵之百口安得比于
錢唐之萬姓呼天而天應也盧生力田逢年不獲前席
奏治安猶幸從子大夫著鹽鐵論古人所以青青而
嘆悠悠豈惟本生啣之結之耶會直指按部民也爲
章江泥其轄而稍以滯山陰之棹恃吾仁父之誼金
石何愁如石哉吾家無小阮門媿衛玠而衡文者半
年無聊城之矢萬一緩急恃吾仁父舉口屬垣庶幾
爲二生公輸之梯乎倦切倦切往者亾婦翁沈以屋
上烏而脫里中甲巳感非常恩從盧生乃知所以嗟
乎馬蘭相如而不相如令仁父加恩所不知實倍加
于所知其爲非常豈頂踵可報哉揮汗肩百冗無閒
腕耐書況以當宗匠門而弄斧惟是旣獻其醜不復
再匿書扇如左且並得楊用修集呈公暇一夕莫笑
東家施走若耶溪也

與仁和吳明府

武林羣兒爲仁父屬毛而飲乳者不啻夏林秋水清

蔭萬畝某爲游子去膝下遠然是井里廬舍皆膏沐
地臨風瞻雲如何可言民亦勞只無從奏幽風之篇
則豈惟武林兒幸有天耳寒門子壻遠慙王謝琴堂
絃誦比于齊魯不無負俎之思而勤問棘之想移青
衿而彩衣亦知慈父所切切耳盧生草鹽鐵論成而
渡江去曹依劉翹首振翮得無借之長風卽不肖某
五體相屬矣又敝門人有棲水卓爾臧者溫溫雅士
也百凡幸爲加膝保無辱教不腆統扇自薦香枕不
知其褻揮汗手勒亦復草草仁父倘無督過孔邇而

長安遠奈何

與劉省吾都督

三日前曾期劉宮諭過英山小坐以爲司馬宅耳已
乃知爲將軍所有看竹不問主人矣寶刀世珍以辱
見贈王祥不云乎苟非其人刀或爲害何敢當抑借
以淬礪書生之氣仰睨牛斗敢不拜大將軍之賜

與詢法師

直心可以見佛不便涉世然捨直心亦無涉世法僕
所遭往因官爵自我生定之豈人所能害但我輩論

富林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朝廷事正人主張便宜是非如涇渭升降等高卑方可把握世界此七尺悠悠何不得哉居京不着官內給妻子外酌賓朋又多文債詩魔以空疎應之殊苦不給窮於道之謂貧我之謂也華嚴徑中廣大無礙得旨下便思乞身作閑人而時局似棋下着未定耳僕於劉司成信處當不減顧自遭讒阻以來尚不得吾一書此所謂世法堅壁不佞則全坐暗中不覺也

與李爲溪

北還差與兄晤時爲從容而抵家苦於在縣抵縣繁於居家總之命坐驛馬分作勞人詩人所以歌小星也兄摧蘭之後更得種玉否弟兒女如昨幸無所損然亦不加兄懷抱自佳弟生平無煩惱相兄前所惠彌勒一座刻刻相向東坡所謂渠不是我我竟似渠者差足當之耳賚門生葉文穎推兄慶事我何以當此君恂恂自下第其筆間微弱當爲豎起眉骨也江右新直指公嚴靜安和弟僅從堦下兩拜三揖一語而已想胸中固自識黃生耶尚無以驗兄言一笑

與劉雲嶠

三摩僧還得手書知學士坐院夫子振鐸人倫幸甚
又知有道侶名流薰煉日新休暢休暢獨不肖遠先
生株守巖邑絕少琢磨之功言念有道刻刻不巳卽
故吾自理亦難何得前進也精神映照時賜矩誨爲
望所諭諸公俱生平所傾注惟顏丁鄒三公未識荆
曾冢宰向得望見矣耿中丞甚辱夙昔文章之知兩
年前曾遣鍾主簿致候書而此簿甚拙竟無便不敢
投而歸面時千萬一申之敝同年董博士沉醉之人

是夙契者徐考功未到耶不肖向曾宿少司成齋中
林木甚佳不知它衙院稱是否總是仙人無所不蓬
瀛也覽邸報見商丘三原二公俱安穩巖廊想朝氣
已和不然足墻脚堅硬耳似又小變也邑中無大煩
毒事第上司行催科急甚想不得已財重政苛人窮
士鬱此天下公憂誰作開闢手耳公子定佳何過慮
所諭領悉茲因傳坊長解駁冊于大京兆湯公湯公
舊公祖而未有識不敢通其事亦不甚大倘有坊長
來見臺下試問其真與一尊刺可也前賤刺稱弟還

似未妥亦復舊稱爲是此亦未定一端勿笑也

與馮開之

長夏無事綠樹重陰真是神仙中人如不肯從水邊
日下執手板流汗頂踵委頓特甚衙齋有茂樹亦可
坐然坐時無幾也遣人候安節師因起居先生先支
秋俸得其餘金償夙昔山價想孤山石畔匠人停手
待哺此一勺水亦可小康至所不能償者高誼何窮
時有心念口題而已

復錢象先

山廚蔬飯無以娛客獨特此君作供明月爲盤而足
下六詩映之以琅玕奏之以白雪僕幾乎淳于之祠
田所饗少所得奢矣當作鍾陵一段佳話也拜賜紈
扇時時奉揚之午睡初起朦茸走答小暇便邀過嘯
軒也

與湯海若

吳中友人錢簡棲者筆下目中俱旁無人而獨亟見
海若先生先生與之見勿狂走季咸也敝邑如秋又
會秋時至荒涼殊甚慕袁公以爲知音鍾子敬客臨

邛且有其柱史書想當不薄耳周旋之昨命二錄俱無以應容索之

復郎心葵

展禽不卑小官必以其道孔子爲委吏矣願吾兄體此意安耐以行之必有報也乃道隆時污豈惟今日欠兄一薦昔不欠兄一第耶諸侯大夫能薦不能使此吾輩少年時所讀習而薦者偶失一着眼於吾輩無與也願兄安之必有報也京塵溷溷抵官亦復碌碌幾欲遣人一候起居不皇乃辱翰惠及耶令人媿感不已季子遠賦招魂之章相知莫不酸鼻江湖一航無能效篙師之役不腆以代生芻惟鑒存之不敢云助也

與詢法師

僕向走白下七日而遍之游似郵人遞驛何足盡江山之致如師錫所歷十一日定勝此佳詠便中寄我作玄對爲望僕至今未拜官七尺虛泊世路險於羊腸僕幸從虛空中度火坑成池想來施清涼散者如幼安司成功德難量耳華嚴徑一段因緣公亦須辦

意世短朝簪更短所云無事靜坐一月兩日計與師共此樂不遠也

與玄津法師

北高峰八十六丈獨登三百餘步此意絕佳何不與人同可見示作詩料也

與金生右辰

足下之磊砢歷落極矣天乎奈何復支牀雞骨而穿墉乎鼠牙乎讀來書字字可淚讀竟而王夫子長不以下理掩林子雲乃以問奇著玄足下厄不至龍門

而玄草蔽之天地自廣吾道自大咄咄金生豈必干霄凌雲而摩空之日真千古哉然三年彈指人品與道理俱無盡願足下稍稍降伏其心而逍遙其篇使人望而卽之知爲金生之才斯亦聖賢憂患之旨也如何如何道遠宦棲不能作素車客不腆代生芻耳素業刻將成得佳作而壯如首二作恐不可以示後生邑非臨邛客都輿來倘足下不嫌清冷俟之玉版

與南考功徐玄仗

弟在鍾陵無朋惟是劉學士雲嶠與弟周旋久弟甚

敬事之此公真心真骨千練百練之人日日剛大亦
日日戰兢不易得也弟常稱服吾兄想當莫逆耳弟
同年如職方郎陳匡左博士董見龍同好如曹廷尉
尊生皆南方佳人也兄與周旋否劉斗暘侍御亦鐵
心漢如與之往還定得其人也入京會姚元素在家
會賀伯闇否近日意味何似弟過失多未敢方人兄
前不能不道中情耳

與吳伯霖

夏書秋到真是雁杳魚沉矣可勝雲山之思足下于

枕文何難富貴亦自有我輩人只肯降心凝氣便足
一日千古但靜貯未出動驗所苦不佞才固疎亦健
忘藉令以作縣精神殫敝萬卷中尚有可觀不至落
落至此東逝之水無復西上願以此言貢足下作千
里人事耳讀史是大事內澄心外通世用方有益此
俱不佞所嘆恨應侯有言三王五伯之王焉而歿何
況袁許瀟散送日則爲司成之達湖山一片不知經
幾番歌舞古人所以惜分寸也漢儒兒頗有佳氣已
作抑之壻雛大兒胸中了了筆下兀兀未見向上走

也兩郎佳勝快甚將門不可無種陶淵明不得已放
下耳

復張爾葆

春末辱垂書問兼有隆貺卽冗冗鍾陵之役江山楚
越濶疏至今乃爾葆玄心慧業卽行杯揮塵間往來
于懷靜居離羣之感又何可言爾葆高才俊氣千人
亦廢但英雄欺人此伊吾技最欺英雄緣之乎者也
無用廣長掇合掀翻政須工巧陳子昂有言大雅久
不作吾衰竟誰陳要之縱心顯義卽照乘連城不愁
無會願爾葆勿以揣摩時好而失本來只令映徹四
座如琉璃光可耳房稿未暇披閱恐披之卽生口業
而坊間僞刻貞父作假笑罵賈人無賴至此區區黃
生一人倘非賞鑒家何能人置一喙解舌頭寃本也
可笑可恨昨復尊公書時會冗不及作以爲使者遂
行又私怪何以無爾葆書越夕驚得之巧值隙時遂
絮刀至此亦念爾葆甚耳

與丁甥叔潛

有昌黎子厚諸公卽崎嶇經丘亦成佳賞子瞻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乞兒則吏胥衣冠亦夔龍
禮樂割雞政須牛刀便以此言作尊君陳皮甘草湯
也如何

與楊仲堅

自三月廿日抵家至四月廿三日復自家還鍾陵中
間兒女親朋應接上下之事無片刻停冗劇甚于作
縣與居京師時勞人之命如此老師精神懷抱如昨
而神更王快甚太公鄉賢事已隨諸老後與饒公祖
言之詳切方自郡縣申行而饒公行郟山陰稍遲遲

耳想在必行也江西舊按臺吳公復命疏薦弟第二
人而道味契合真切處真如古人近代所未曾有弟
亦何以得此世人伎求心多弟一味犯直率病不能
改弟行後兄聞有關係弟損益語不可不相聞也伯
闇兄弟再三勸其出亦諸兄之意渠必欲上一終養
疏弟以爲出則可無疏古之論出處比之雲行鳥還
總之無自家富貴意其中不是悠悠無事度有關世
處須索直肩此擔子此非它人口吻所及也兄東命
不見下早晚不定也姚元素外補亦無消息吾輩氣

數難得齊一亦不妨與之作和合法自昔韓范諸公
儘有議論不同時其精赤心則可相照也聞抑之又
生女奈何張家婦翁得兄提拔大展鷹揚之氣然浙
東漕事甚難兄所知而張翁素心不減新漕院處兄
千萬着力一語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方然之灰未卽
自委觀其精氣甚動想亦福至然非兄誰爲造福者
都是一團道誼併渠感恩語亦不作耳外示老師塾
訓弟途中細看中門類尚須一整頓如第一首條應
冠以孝親忠君悌弟而教子次之之類又愚見以爲
只宜逗句便世眼觀覽中間批評圈點俱可刪此非
文字不必提出若識者自能索取也又有一二間斷
語宜刪處又有正直智略有可相移等處弟用硃筆
草草拈出不敢謂當兄須再着一眼也

與朱上愚明府

不佞弟此歸支吾應接如牛馬走五劇三市中七尺
之軀幾不自有惟是承歡吾仁父之日紆嘯湖山放
懷寥廓剖心析肝從橫域外是生平最愉快事而無
奈雞肋見迫鷓首遂西情長日短我懷如何至于仁

父所加於不肖弟者如饑鳥哺乳不厭再三施者不
德受亦忘謝矣疇昔之夜遂成河梁布帆無恙已及
澌水瞻忽德音若不知身之去膝下遠也有書爲伯
闇勸駕者再矣恐終當一出出時必晤仁父幸語伯
闇泰否消息在乎人事好爲之仰屋長嘆無爲也盧
生一逢剪拂益自不凡而多岐雜應亦自可虞幸吾
仁父與吳父母以一慧刀付之斬斷葛藤湛心一路
下不失六國長上可千秋也如何如何賢者照臨不
乏至如所見萬晞陽公祖之真醇李鵬岳公祖之清
深寤寐以之晤對時幸不惜齒牙也不肖一姪二壻
俱可教者幸時時督以繩墨之言勿容妄語至切至
切因其送至常山別令其抱書鳴謝兼綴胸懷語伏
惟覽察

與盧涵伯

往與涵伯竟日夜譚不盡此歸真似游劇市而乘儻
忽揮毫發墨亦不暇給聚會幾何竟成河梁臨岐數
語第撮其槩所惓惓者以涵伯之才屏棄雜應湛心
一路謝絕俗交銳心千古素位修辭則秀才伎倆亦

應同同調之朋究理研律發揚聲色爲常勝之具不
宜悠悠忽忽不卽不離誤此居諸也吾家張郎才美
可琢而氣體不勁近復聞其高譚風雅浮涉游閒交
匪其倫以爲邁俗見時鄭重難言亦意其送我江干
盡之而忽以體中不快陡然別去兒女之情重以憐
才何能忘言託在涵伯致之良藥苦口願勿諱也兩
父母所以推心不佞者甚至而朱父母更甚見時爲
道此衷千萬沈允中是不佞所敬畏相拜未逢見時
亦必道意天下佳士難得朋友道喪如此等人涵伯
與婿輩不可不親也涵伯定計居苕居西湖以一定
者傳我萬萬凡有關係語以時見通丁叔潛恐以六
月隨乃翁西行亦便羽也

與朱上愚吏部

某不肖所沐台臺道澤比哺乳于慈母之懷猶毛裏
所時有至推心析肝諧契形表破俗觀物恢廓域內
卽生平知己未易一二不肖何修何狀而得之狂者
進取豈稱其人良佳散樗大匠所顧豈亦足橫施斧
斤而督加繩墨哉午月櫂襪而歸葦門追惟仁父顧

復有加三日一授餐五日一停車非有徐孺段生之
高而被陳君文侯之恭書生聚觀以爲美譚還官鍾
陵折腰攢眉日無虛晷卽懷來膝前惆悵游子而伺
候左右濶焉綢繆未嘗不結三秋之想而折九迴之
腸也九月閱邸報知仁父爲 聖主簡在入握銓衡
卽蒼赤萬人同悲失恃惟是民氣愁傷士氣結約之
日而有鉅公縣鑒日月調御鼎鉉之間使天下之人
載色載笑此爲歡暢奚啻一方又非徒羨世榮而加
額荷知己而彈冠也則俚者爲謠雅者爲頌矢明德
宣盛美諛當三踴三躍急前諸父老子弟而至經月
隔歲片楮不通寸縷未展被德獨勤報德獨勸卽不
肖輾轉五內無以自解而台臺不加後夫之誅尚篤
慈父之愛手札雲墮至再且三簪聚旌行提念不已
在遐彌親履尊彌下詩人緇衣烈士寶劍未足爲喻
某不肖亦何狀何修而得此也結思無已敬因下邑
役人之便吐露微心陳列罪狀草勒無諱臨箋曷勝
瞻結

又小啓

台臺夙秉人倫之鑒登山臨谷更自歷歷大棟小楹
無逃宗匠之手矣蒙諭以身事君則已載過沉海如
其人者何遁鏡臺豫章固多材上官則總憲司王之
清堅守南道張之冲雅同輩如喻司理之正汪新建
之質它高材伯仲未易枚舉地產如劉祭酒雲嶠南
稽勲陳匡左俱殊絕者如石間公業明丈台臺周旋
久不待言也若枯桐發響朽骨長價不肖亦有望心
何況奏金石驟風雲者乎張郎自遭盼睐風氣日上
盧生洵美不山不秀之間真可念也當宣示提其耳
以當鞭策慧心轉念或似不難劉汝州高居彛尊之
司抑念塵容賤子否十二月曾以八行相通計必上
聞也敝舉主吳直指公相晤否長安諸公疎濶實甚
不肖有過舉倘入仁父之耳伏候誨言秃筆草勒知
在海涵臨箋惶悚

與衷廣文

諱時章

前見門下賢冠不爲稱賀而爲之抱快以如門下才
不當擁冷氈而章甫細思之不佞所爲快快者亦非
等冠耳令勞而俗技止此矣廣文冷而雅蘊藉無量

令如大郊之木不勝牛羊斧斤而廣文爲幽谷之蘭
深澗之松干雲氣棟明堂自在不佞以是自知爲門
下快快者非也脫粟之飯以當五鼎縫掖之衣以當
五綵萬卷之書以當百城門下視此樂何如而況乎
領青雲之雋爲白鷺之長彼黃扉紫綬何有哉願足
下虛其中堅其表討故業而日新之進退俱足千秋
無以不佞爲俗無以鍾陵爲遠使僕得時時奉玄箸
千里而一席則大快也僕生平多傲骨年來稍剷之
而媚骨則絕不長于世恐非臚物無望異擢得美官
需年餘得一冷曹寄懶而竟夙昔覆瓿之草此所告
知己者耳廬陵門人劉瞿父伯洋與金覺父光弼想
得周旋二生宏鉅才也昨會城會吳太尊瞻其氣冲
朗讀其造士篇雋永而爽以秀與之談叔舍欣然有
當想門下不寂寞矣素業方刻成遂附去尚未得廣
致諸知己也臨楮神往耿耿草草

與鄒南皋先生

七月奉翰教讀惠四大刻精義妙解得未曾有如坐
暗室觀日月光快甚快甚流光如駛倏然秋矣宮墻

千里析疑釋難承箸爲艱塵容俗狀日出事生所不
泯者心耳計察期消長否泰之關行且見之如明公
有道名世定當調鼎平衡恢廓萬類安得于青螺白
鷺間隱見紫氣坐擁玄草也近得幼安公書南雍多
士想大有洙泗風氣道在則尊信然信然敝門人龔
君維新亦幼安門人也其人剛骨素心殊足稱冰霜
之姿企想龍門冀一望下風而進幸有以教之行促
草附布悃近刻不越書生習氣希輦竊笑亦知明鑑
中所攝受也

與鄭應尼

吾丈軼世妙才標韻物外芍藥大記卽詞人歡賞實
說林孤憤世人未解也委序綠塵鞅未報命此旬日
間定不相負不肖鄙意則以吾丈雲氣直上有千秋
無窮之業刻此傳願少隱香名如湯若士清遠道人
之題庶不刺俗人忌才者之眼長空鳳吹亦何不知
其爲鳳也如何如何近刻偶成頭巾餘腐足爲高人
捧腹小詩書扇奉政華郡丞每坐必譚豹先此公亦
有懷抱人

答衷時章孝廉

以僕之拙疎無心前路偶附諸緣而起塵糟小儀已
媿魯兩生安可向門下誇稽古之力庶幾一二名賢
周旋此行不甚穆穆花縣何如杏壇種人希踪不逮
有負獎許耳吾師李爾張及焦弱侯皆暮年宿望風
霜公車間而巍巍拾之如拾遺足下豈便消除讓此
兩公處女脫兔是在兵法願丈勉旃不佞行尚遲來
春春明門占王氣耳金生真似淮海之士瞿父稍近
裏相晤時幸以柔靜勝理進之千萬大詩壯行李千
黃金不啻政遣申別遂附往幸勿以我爲簡玉版集
刻得一小石併上

與劉雲嶠祭酒

六年鍾陵不肖卽不能保事理無錯庶幾明白此衷
不大獲戾非有明公策頑提瞶何能得此至于弘獎
抽揚在常格之外此自先生事不敢謝也不肖以五
月十七去鍾陵六月十三抵家塵勞擾擾苦於在縣
時眼前方理入山之事以赴部限頗寬春正末挈妻
子鼓棹爾時事大可念戀官如戀飴聚議如聚訟不

可則止不能者止此八箇字如此難行不能如此靜
決安得青天中下霹靂也周公諸葛侯日日見士不
聞黨名今日日謝官疏上而黨議尚不解精誠神鬼
之道不可不思也前先生見誨無縫塔三字箴鄒爾
瞻見誨用之而藏四字箴時時自檢然向先生又復
論及遇鍾而扣扣者不自已耳不肖鍾陵過多幸二
三賢士大夫及父老輩或能原之而同事一二號稱
才者時有陰陽總之不佞疏徑自取不言其人可以
坐照卽如吳按臺所入南大司農張老師疏中事在
吳公慶而少裁令不肖省咎與張公憐才實心俱掩
至今思之不安令張公非長者大度安知宵人不以
此簧口乎留神留神行時曾會斗陽令兄先生感嘆
移時嘆人生出處之難也徐玄仗錚錚如此真是可
賢又在先生琢磨中大有道緣矣居縣興作多俱不
能已者未嘗損官帑一錢臨行作棲賢書院一節此
真快事今以記奉覽亦它日嘯歌地也聞太夫人福
履倍常爲之加額湖紬湖綿可備下體惟笑存之三
摩菴成矣令旣行仗學士玉帶鎮山門耳

與陳如吉給諫

世界大沸今乍見偃息鼓旗然亦未見大將登壇奏
廓清之烈前見朝報推轂我如吉先生起殆泰兆耶
得如此不肖從丘壑間老亦可矣三摩僧來得捧讀
先生所爲不肖祠記其感與媿直欲歿何者載過之
身而獲太史文以不朽此生此時所不能得也非可
言謝自右武兄歿獨坐一室與對海內交游未嘗不
流涕當今世而有真心豪氣爲知交如吾右武者乎
今方得作一文哭之其家其子若孫如何知有翁輩
在無慮耳雲嶠先生日相晤否此老胸中有秦鏡但
現妖相多亦難分耳彘彘薄將見意惟叱存積懷不
已惟有瞻結

復邵古菴

九月九日登天目之香爐十月九日會僊公十靈鷲
日下青松可夢雨中黃葉空看如教

與陳仲來

鍾陵才士鴻漸鵠飛獨使足下草不遇之文放窮途
之慟天豈有理可憑耶然駿骨不群麴桐發響物固

有候願足下自堅所好也不佞去并州久自維功不勝過如破雲漏水何從追補而猶屑屑然片石紀我而畏壘祠我是過而用厚者父老子弟而誤父老子弟以增我顏厚者足下也披文數墨爛若雲錦俾傳之百世則足下之書與令兄給諫之文耳不佞何涉焉有候芭而無太玄有雪色而無程門足下自命嵇駕不佞無辭陳榻耳游紀墨選各一附往覽正冗劇紓意不伸勉矣自愛

啓吳安節薦師

不肖竊惟海內不乏行能卓絕之吏自顧何狀綴名小儀之列非師臺古道照臨鑒徹形骸之表何敢望此顧自離任以來六月抵家已淪涼秋亾論禮數濶略卽空函展忱亦未數數固知師臺所以期不肖者不在此而不肖所以報稱大造者亦不在此也朝局至今紛紛常念師臺苦心調御之力而東流西注澠淄之水巧者莫合不至于大潰不止前察後未見師臺有疏心竊疑之然師臺宏養妙用必非凡愚所能窺測昨于邸報讀大疏凜凜正義原非苛求而今未見

報何也古之大聖賢于出處關頭最難究竟救世修
已二者易地同道必真實一邊方可身世兩善想師
臺所以處此固自有定著也不肖以來正月杪起行
到京四月想望見台光尚遠長公儀部君尺書相通
期以此月晤言尚未會也喻刑館已見朝江右情事
想得熟聞故不煩具

與賀道星

古人有言不憂年往憂世不治年且不惜何況一官
吾兄抱文正之先憂放賈生之痛哭義形于色言行

爲用身去名高所謂伯闇千秋自在天曹郎何足以
重伯闇哉咄咄可怪者則物議紛紜棋局未定世治
無期不知今之命世賢者出于誰手蓋惟賢者明出
處之節而後可與識治亂之歸與波上下未必全生
砥柱中流未必入歿顧所持謂何仲尼棲棲皇皇而
猶云遯世無悶無悶之中大業斯出知吾兄夙抱冲
襟見此必熟弟則有懷不能不吐耳弟本疎徑之人
六年作令過咎千端幸有知己之庇附綴小儀蓬生
蔀中敢忘所繇至于釋肩馬牛嘯傲山水是還家之

樂客塵雜杳僕夫委頓爲窮巷孟嘗空尊北海畢婚
無向平之高索逋少馮郎之義攢眉捧腹時見迭生
居家之苦亦多不免是以聞吾兄歸卽欲遣訊蹉跎
至今訊者非憂吾兄蓋念伯母長途風霜爲勞昨官
今貧想亦不免也薄供將猶子之誼乞爲叱存尚有
胸懷萬千非言可盡烟雨之棹出門爲艱想兄此時
亦未便出門俟出月圖之耳此僕專候兄不能它訊
家乏應門惟卽命之玄白近相會否弟新生一女已
許之矣

與陳仲來

才士不遇者多矣未若仲來之甚仲來卽數不遇然
不佞每覽近所爲文多奇宕峭拔極其意之所上未
有終不遇者也人心眼不同內外簾不相同明往往
有之至署不通兩字自竄其明于幽昧之谷與仲來
不涉雖然古之人多於邑鬱中通微渺出宏鉅願仲
來勿悔二仲中覽仲來或亦有太跳脫而不莊雜時
流似雋語于古文之中以後稍整其隊多覽韓歐蘇
子文以莊之近來舉子業卑者亾論好奇之士往往

作晉人清談及吳兒驕弄語以入經義恐有道眼目之爲佻不可不醒也能長男余淑度才俱遜仲來而先之天有所定命不可強其子吾才固自不可不盡量以仰答之耳不佞南中亦得一二奇士三月中當合二仲文挑其銳合併以刻行于人間素業四編刻成而二仲文至畱以後勁也李孟白公祖處前已稱茲又附一書僕於臨池不甚佳近頗爲人逼索書其二當玄對耳

復李麟初

僕自歸來歷春秋不可謂日淺而客塵事委時時如風雨每思如足下閒定雅譚不可得不知足下以九月方歸也鍾陵六年丘山之過安所得六條而次之六條亦因事故拙何足不朽而辱名筆然文古而隸事核令孟堅無骨子長避妍亦麟經書法僕所不朽在此鵬甫理草昧而次之固是吏師抑父老用厚而存其故以俟後之君子託在二公吾從衆似不宐委之臨安取精則煩費父老而重以爲木災僕又不安也抑文中有不盡者不佞隱咎自居鍾陵有五本朝

夕紀過書黑白陰陽則多黑而少白不以紀過而以紀事誰欺乎出示來使共焚僧目之見僕非飾說也凡麟初行古之道僕語多不飾長安之行宐蚤金閨中制作如麟初不多見虎嘯烈風其時也天寒勞行役不安不腆供繕寫不足作吏不廉俗稱我窮孟嘗以傲我我藉是語以謝無禮發足下一噓

與胡光六司理

老公祖垂顧之次日卽造謁以天目小草請教繼拜大賜卽擬再謁晤言鄙懷而賤目忽病赤如火棗腫如葡萄淚溢如雨不能衝風出門氣結之甚山友邵重生其女以註誤被棄蒙老公祖暫斷歸寧寬與終合天地之心也歲窮塊處淒風寒雪泣誓柏舟之操生吟寡婦之賦其過已往其情可念詳具邵山人與弟私啓中乞老公祖大宏陰德開以慈心俾顧生還念羅敷其母不終投杼歲喜逢新人欣還故百世之恩不啻九層之塔也卽夫婿薄倖以公祖之命臨之其忍不從合好掩惡惟此時爲然伏惟垂惻以丘壑之貧交完琴瑟之靜好想老公祖知其無它病目不

能手書口授具陳少湣面候以盡邵啓附上台覽乞宥唐突

與陳仲來

仲章不別作書出此覽之仲來又謂我在仕隱之間僕自名隱者耳有三山二水相向但不作狂歌也

與申玄渚

客秋洞庭之興勃勃而以事緣廢阻卽台雁之游亦不果負此名勝且負仁丈乃知王猷返棹亦是敗興事也山居慣習與僧寮佛火日親那得復關纓簪向

吾丈見過曾爲譚詢法師之高其人與詩吾丈定見之其所居顯教寺新構成而殿未有磚向亦曾從吾丈乞靈轉懇資郡刺史公以黃磚檢餘喜施五百塊刺史任施則仁丈任運辱已賜諾懶慢遲遲頃具一書於刺史勞從者投之佐以鼎力作善事定有濟也僞書事又復紛紛內察而後治亂消息不知如何耳西湖上桃花爛然能無劉郎問津之興來醉六橋否美中文不別啓弟三月無事尚一扣玄關計看洞庭春色也游紀一套奉覽

與趙凡夫

十餘年企想凡夫高山昨方得慰之生平有泉石之癖然孰有高曠奇絕與其人俱稱如凡夫者別去五月歷寒暑寢食不去於懷也所恨賤體病肺喀喀枕上不能續此游借一榻白雲耳詩二首書扇見志不足存也又浮梅檻二冊上覽併乞寄題以生兩峰六橋之色

簡鬱儀宗侯

事有不可知者如不佞一冷曹尚未得 旨下就官

也而風波意外政不知何以結局幸公論如日不至大墜風味耳尊事以杜門息影不得見王者敝司張儀部亦坐讒杜門而堂批巧值此時卽與之昌言無當也今幸司府有公訊倘明覈覆部便可了當張公本身事亦已昭明早晚卽出理司務僕當面譚之也鑠金銷骨古人嘆之惟是七尺如鐵不與瓦礫俱銷是吾輩鬚眉與有道者共持之耳知己當不見訝爲狂姑山紀偶成奉覽承雅意惓惓媿無以報奈何

又簡鬱儀宗侯

日月易流形移事易世路悠悠付之浮漚惟是知己
歡聚是生平最快事而獨於君侯缺然歷歲豈勝屋
梁之想雁行魚腹亦至阻滯江山河漢可勝浩嘆哉
僕本無事之官泊旅秣陵不知何緣盡日勞攘疎親
親疎不知其解卽賢倩過臨亦未皇一伸把臂之私
也悵不可言書生微長檄弄隙駒安敢望宗侯包孕
今古勒千秋之業哉水經箋領教此開闢以來未有
之書如獲法寶非它珍異能喻它編未刻者便中望
檢示敝門人亦有好奇之人足供剖氏者耳新刻廉

吏傳奉覽正小巫氣短良非虛語臨楮神馳不盡

與劉雲嶠

三復大記周道漢文有典有則有聖人之情鬱鬱乎
鍾陵之鼎耶豈惟六百士秉於教鐸將世世振之不
肖某一人其敢私拜賜也雨中遣妻子歸形神俱稿
安得挹芙蓉清勝氣大悶大悶

寓林集卷之二十七

官其一人其類此率易也百中有一
重刻之鼎泐豈卦六五士乘彼婦
三歎大時周道戴文有典有則亦望人之
與僊雲翻
夷斟奉蠶五小巫餘賦良共靈高
高辭不盡

寓林集卷之二十八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駱沆瀆

昔賢於新法害民時求去者曰此政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則年兄萬勿急歸也東土饑民流落江淮間第
前聞各處俱行賑設粥廠惟瓜州京口無人而白門
亦纍纍來不揣魯說諸老諸老惻隱心同而任事者
少一恐錢糧不給一恐聚而不散昨弟復有議破其

無聚而不散之患又議設處錢糧則諸老已有頭緒大約可得四五千尚在議擬只三日內決也第有議賑稿一紙大略已具不能逃兄高明之見弟所苦者諸公揖讓救焚迨其議定而歿者已枕籍矣今只有二法或設粥廠煮粥或散錢以安插饑餓老稚病之不能移與少壯人而老稚相倚爲命者宜諭州縣及所在分設則散而不聚又示之有限期併宣示朝廷銀米下山東可以歸就賑濟顧廬墓得生計至于送歸少壯一節萬一領資不發則彼非罪犯人豈能一一押解之哉第可於交界處所委能幹官一員令渠自報名逐名散給路資諭其捱路出境而已此輩聞歸既有賑行復有資何苦聚而作亂耶弟愚見終是隨方設粥廠散錢以安插爲第一議遠人卽吾人吾兄豈可遜富鄭公汲主爵一輩人哉慎勿多番却顧讓好事不做也承問及艸艸布復不復選語惟卽畱神

與楊修齡

客冬十一月陳生義適有便奏記起居頃從公子文

弱周旋奉教知老公祖游憇山水雍容人倫之樂而
太公千秋計惟其時綵衣繡錦歌頌滿堂荀龍謝樹
暉映先後人間世壽何足方比不佞亨媿以微官繼
身不能隨通家子弟行祝頌階下而且於應接嘈雜
中強應汪孟樸諸君之請聊爲蕪詞不足宣盛美供
宗匠之觀有汗如雨媿不可收老公祖憐其拙而藏
之卽此是用厚一端耳正人方慶彈冠而張差犯
東朝事忽起 聖主之英裁妙用千古莫及而政府
陛見如虺卒見敵縮縮而退不能吐一語遂有劉貞

一下獄之事當時設有韓琦呂端一輩人談笑了之
矣難言難言老公祖胷中肝膽智略一副全具尊大
人政健七如飛天僊人不以此時出荷宇宙幫扶諸
忠義公卿非海內士大夫所以望明公之意也如何
如何不肖郎吏老矣不動如石頃從功司大夫前戲
自註曰以一等籌莫展之官考三年無成之滿老公祖
試秉銓定論如何發落此人也有懷如縷有事如蝟
潦艸長言猶似未盡

與婁子柔

吳甫來接手教且爲名宦事諄切大義業已聞之觀
察矣特第久病而多應接夫多應少蓄綆短汲深常
苦不繼况病餘之骨哉弟近狀吳甫歸能道之世味
世態明知非吾輩所習而雞肋未斷強顏浮沈幸後
來不至寂寞有湖上半畝頗饒泉石可以娛老門臨
活水屋裏真山吾丈入西湖便可信斯景之不俗今
敢以一堂扁乞名筆曰玉靜堂取杜甫夔汝玉山艸
堂靜之句也吾丈想來別有佳者幸更之倘有佳聯
更望蜀之想耳絨襪一雙致進履之意近刻華山碑

奉覽教

與無用

病態屢見閭老寄信因念東坡老人所謂歿時將得
去者願從師寶山耳二月杪定得歸西湖可共塵譚
天青松布一端華山碑刻一通惟從者入之春時幸
勿他游使我悵悵失望也

與玄津法師

汪然明歸想道鄙意爲投老之計在山水無生之旨
在佛法也千萬勿向俗人言且於中料理種樹栽花

事小小書齋亦應料理歸時放下紗帽員領便好作
一丘中無礙人耳三潭傑閣聞已就緒是公第一功
也此非大適意處念念葛屨老恐不久當出作匡時
事業烟霞中我爲近之山東緇紳一端奉公裁作僧
衣新年拜佛不盡

復李夢白

自老公祖拜京兆以後通問遂疎而手書再見及深
荷不遺乃寤寐自語及芻知相向時無刺不懷來也
以老公祖宏略恬心何所不宐東方饑饉流離之慘
他省所少第冷曹人每覩聞其狀及邸報中讀章奏
爲酸心驚魄者累月私心謂非得大慈悲大幹濟之
手何以救此一方而聞推轂老公祖秉節以臨何東
土之有大造也 主上賑恤以來計眼前惟司農之
告消乏與有司之急催科不能不煩大能仁者於中
苦心幹旋而饑寒之盜與他盜異在縣令處置得宜
賊卽爲子罷軟與束濕之官則子翻爲賊緩征歛嚴
保甲其法不易而執簡御煩全在察吏安民綜名實
賞罰而已此在老公祖相時相土必有定裁而東人

之荷更生已久矣因翰教真切漫及之耳弟自春復
病下血形神枯黃頃方還元而向衰之年支吾不給
文章道敝士習薄惡非學問精神全副之人何敢妄
想文衡以弟之愚且疎僻方他道展布四體以養懶
拙庶乎可也陳李二生藉教誨提之青雲其文實非
正鵠已苦口相勸不知能撥轉否也別諭領悉具復
別楮大貺過腆彘彘匪報惟碑扇見近作耳幸教之
風便嗣布

與蕭九生方伯

猶記三洞八詠時奉色笑于婺州無異隨閬苑仙人
也入省卽碌碌埃氛年來居棠陰之下而缺寒暄之
問非但中心懷結未通亦似禮法外人矣然老公祖
清風道氣領袖人倫宏略深心經綸宇宙公卿固有
不足重輕竊幸 廟堂有正人士君子之有皈依也
不佞亨浮沉白門者可五年似輕雲飄風無關天地
間事而筆墨應酬等于臣虜疾病藥餌埒之塵岳眼
前殊切西湖采蓴之想苟全性命安敢踰涯而量江
海老公祖何以指引我也茲附起居者爲邵武新別

駕江君卽往者令鍾陵時門生也其人是書生義理中樸直無比絕不知世間法得老公祖以桑梓餘愛覆之幸甚又驚聞敝座師李九我先生之逝靜定端詳沒無殮財泉州守以二百金爲具而師母以師之生平素風堅却之此真古人也向來悠悠之口謂夷爲跖蓋棺論定冽寒泉而凜秋霜寧非一時之砥柱百代之羽儀乎計撫按必有奏題請卹之疏疏中應入此臨沒一段光景爲清臣之鵠非爲李師也望老公祖畱神江君行急艸勒附聞潦艸亾狀伏惟慈鑒

新刻華山寺碑奉覽教

與周斗垣督學

久不敢通訊老公祖亦知宗師在此時不敢以書投今所啓者爲刺故馮開之司成文集事海內瞻望已久其相助剗剗門人知交亦甚多今已得其大半尚有日紀廿餘本是開之先生長公子名驥子者杭諸生也而若與若恡不知何故望老公祖卽召其人至庭盡取其遺稿發第處第卽當與其門人顧鄰初太史者卽爲刺成之蓋開之文采風流是蘇白一輩人

其文之澹妙處必傳而日紀如米顛志林老蘓外紀之類尤可寶也此拾遺時諸生逐鹿之秋願老公祖以太悲心收盡天下名士及名士抱奇不偶之人而以鐵面拒不當乞者乃玄鑑冰心固知老公祖自有之耳第之病兒聞稍就強飯然第必不許其出試且畱七尺作日後計也

與李茂明按臺

不佞無事之身爲多事所困大半應酬過客與搬弄紙墨卽有炯炯微明無從寄託奉教僭閱諸卷不敢謂有具眼實存恕心臨眼時不合分明又往往信筆固知老公祖不能盡入眼而諸司非盡無眼或以情移之耳嘉興先輩甚有作家在今日則以纖巧媚人卽理語亦多媚姿翰教及方始閉門了之然總是貴精不貴多一意奉指授不問其他也文章之變與大旨俟老公祖振木鐸提人不肖提其可及者耳廉吏傳不甚謬亦何能如來教所稱而中下之中亦有蠢如華歆輩誠有之後願摘其人更有遺者望指示千古之案一人不盡能定耳本傳廉吏至損廉俸助工

豈伯夷之歛黃泉耶外有一啟致周督學斗垣爲刺
馮司成開之先生集無別語不敢封敢溷台覽過卽
從郵筒中下督學公開之風流文采蘇白一輩人不
肖與最莫逆惜乎老公祖不及見其人也

與蔡元履

六月廿日復兄書是時病下血入秋中二月而強起
看秋山嘯詠應酬之樂可六十日歡往悲來血止而
痔作痛不能起坐沅陵人至政值弟呼痛捫口時是
爲八月廿六又十餘日而痛小減強起爲兄作尊大

人墓表讀兄狀自足不朽弟弱管蕪文何足千秋卽
無媿有道之碑而媿中郎之筆然老伯之孝友廉靖
可風勵末世不以文重而老伯母之內德配之第文
中略內而詳外古之內言不出於樞總附夫子而顯
耳至委絹書不能登石故易以紙不知兄處有過硃
好手否如無便須直貼其上刺之書法不甚古亦不
甚今特帶痛曳身五日乃畢此一段事中有未妥不
妨令善書者更置之也刺成寄弟數紙可耳兄竟拂
衣楚失長城而全物力不但稜稜風節卽此亦是惠

澤楚必不能忘棠樹行當以節鉞借重耳於邸報見
黔臺疏然南中皆知兄品不相掩也方今韋脂成習
須兄輩硬脊梁弟素抱硜硜亦妄意樹尺寸于時衰
病相尋灰心過半矣此歸兄定得麒麟見報爲慰有
鴻便無忘近辱尙璽蘓弘家交好此公明淨有意味
人也有信當從渠致外華山碑寄覽

與玄津法師

二首

公高座說法而不佞以說法帶行脚高卑以陳勞逸
斯判矣何日下座歸禮壽禪師上雨華閣耶兩承手
教附復所云已爲公致樊明府矣吳太尊處如別時
爲我寄聲孟夏草木長來踏南湖岸也有浮梅檻詩
閑時卽作之并託懇秋潭師月內卽入刺耳寄來寄
來作速作速

中潭起閣兼活羣生寶成剏殿復新淨勝固諸公善
力非師其孰肩之顧此有爲必需衆願若自作主張
處隨六時可勘不佞碌碌負日在公提挈而已寓林
於幻境謀懷居不有高足相衛貧家安所速營乎然
明布置雖佳亦望丘壑中人助之不獨樂樂也念之

念之

與于中甫

弟久不起居吾兄而兄之起居於往來相知更悉知
兄善病然亦如 菩薩悲相爲衆生病現也然衆生
病何有已時浪花雲影從太虛流過吾兄素能作此
觀者不待鄙言也客有傳兄近來不作字不見客者
此中知無礙弟謂旣無礙卽見客作書答何妨無使
俗人眼妄窺空中華也弟病體小減而西湖之想甚
切九月圖歸計定與兄一面或曰大計在邇不宐卽

歸然晏公老子見風濤多不作恐怖想耳一笑

與玄津法師

南中多佳山水惜無閑身耳詢法師有閑身至南不
得看山水又復病歸病在脾脹不可旦夕起閑之一
字亦難受用未病時如水中魚焉知水之爲適也客
塵紛集甚於在山時如竹閣諸詠尚未能和郢定是
不少也媚清軒自潘髯溷後重得清理否子嗇公祖
不意以南兵曹行一切護持當託喬父母與王岵雲
公祖耳近刻東臯子集此人不必披剃居然陶靖節

也覽當得之

與莊若侯

白下卽不甚暢聚亦幸有此晤不然竟吳楚矣麻城卽多才巧人然吾無以才巧遇之令人莫窺所際事到割刀時只一二件可降服之乃學道愛人四字普天下可行况若侯自性溫良家範不墜乎薛文清要語書一紙寄上默成不在言語却亦古人座銘之意拙書又可長相對耳和鳴序又俟寄造新堂一飯因得縱觀梨花園人與尊公諸昆譚笑移時生平快事也

與玄津法師

是日行水中看凝之又相逢大奇大奇幸其體佳他無問矣聞南山桂花發尚遲幸一打探消息吾無隱乎爾

與歐餘山

別仁丈寒暄代易無日不思如丈之愛我藥石我而剖心析肝于我者幾人三月望日之手書夏初得之而第則有懷未寄然第苦應接忙筆墨累祇可作隨

時答應而入秋以來病下血血止病痔強半在臥榻
今幸稍強起初心乞差歸蹉跎到此臨內計不便浩
然且作待罪之身耳接教愾至如骨肉弟何以得此
知丈非虛語不能當耳天下事惟才無所不辦惟誠
無所不格吾丈兼至之何愁瓊海何畏乎田黎倭盜
聞之先輩宐靜不宐動宐撫宐備不宐喜事丈所謂
一意綏靖已得之矣東粵諸侯定當讓治平第一如
弟年來冷官閑曹無從見尺寸又不合以文字虛聲
見長遂叨陪督學官之推弟于此道不敢過讓但精
力非往時若二年銷耗此中他事經綸俱廢矣弟苦
託當事辭之他道或有可觀而未之許也所委書秋
興八首於冊病中蹉過今以八詠代之不至甚惡弟
已乞差過計卽歸西湖多在桃花柳樹間買醉也

復蔡元履

吾兄精心濬學經緯文武弟固知兄天授而至以人
力然亦未窮崑崙之源讀兩尊人誌銘若狀而知名
德有種然卽兄所自爲述已足不朽而當世不乏弘
文有道之士大夫猥以屬腐毫於不佞弟何敢當哉

然事吾兄諒不薄何敢辭筆墨之役惟是弟自春末復病下血入夏有起色近稍稍平復而強力衰減時抱少文老病將至之嘆病中有文逋次第報未完而使者坐待則不能亦不敢後衆逋而勤仁兄之注矚中秋以前可從沅陵君報命也細讀兄治楚方略不特清心雅化而於水旱兵凶真如救赤子水火而頂踵之不恤今黔欲用兵而兄以身持之不忍耗財力塗肝腦此正第一慈悲事奈何堅意拂衣哉弟固嘗與黔臺交其人亦大有心識而高自負兄徐與之理解而投其懷則可爲地方保障若已開不平之漸則難爲然楚臺使者何能不爲地方而舍兄歸失左右手哉倘畱之堅兄宐耐之知兄精血受虧非虛語四十無石麟雛鳳亦是百年一大事稍稍靜息六月亦未爲不佳而楚倘有事世亦豈能竟舍兄兄亦豈能遂忘楚哉平氣相時以爲行藏惟有道者裁之耳弟不願爲督學官而時人以文字目我今漸可卸此擔秋八九月亦欲歸西湖采蓴蕩漿也表成如欲以拙筆登碑非紙書不便而過碑手亦自難兄選之友夏

卽未見其人時時辱其惠書已得之馬生吳甫於文字不染時氣有經史本原渠亦甚慕兄頃以小試歸未能通姓名也腆賜極踰涯出自仁兄不敢不拜知與廉吏傳不相悖也南中無長物彘彘見弟意何足云報世事之可流涕與曾中磊磊不能盡俟兄使再及或有便鴻續奏記不宜倘必行幸於黔臺善藏其用方妙此公非終汶汶者也

復陳抱冲

蜀僧來獲諸大刺文經武緯當世如吾丈有幾人黔方用兵非借丈之重以鎮之不能享盤石之安耳弟中庸以下人去秋病魔見侵漸長衰態當事者謬納之八股兩扇中而寵之文宗此檻猿圈虎之術也老年丈謂得人不失第哉令精顧生奉命惠顧容止甚偉而所作嫌苦弱不振尚須淬干莫待戰耳如何索報急不盡衷言九詠一帖附覽見弟曾次如接膝之談

復張鳳皋總督

今天下赤心任事砥中流憂社稷之急孰與翁臺而

樹德疆場餘威振楚蜀而暨滇南猶是翁臺之一班
豈盡展宏略哉不佞某本無所短長之人而世往往
以浮文取長又不設城府而天下慣狙智未必盡見
其心如翁臺所謬許者虞翻所云知己一人豈不然
乎屬內計倘幸無恙將承江右校士之乏田光精銷
多矣勝任與否惟翁臺之教之越在三楚又隔雲山
萬重奈何遠承翰貺無以將心伏惟鑒原俞別駕伏
謁知辱垂情併謝

與詢法師

世途如坑塹仕宦更甚不佞一味直心遇之不可則
歸來乎泉石未嘗不樂特以風波如此吾輩有志人
不能稍効尺寸只學老農老圃便自不安耳吳方伯
昨來會白門云寶成借師席鎮之甚好但須尋一解
事答應僧人而師則閉關方好其禪室一節業已移
書司理公矣上地學力何似更勉之作山中道伴也
近得與焦弱侯周旋真是道人如來弔雪浪便可一
晤不腆買菜煮笑入之

復閔康侯

僕髮種種矣少負拔俗之韻長慕通古之學而志長
才短願奢時儉耗於公車者什五耗於俗吏者什二
而耗於虛名浮動埃風塵塊者什之三今種種矣何
能爲哉茗雪間亦多友朋而獨未識康侯自慚未嘗
覽天下書亦嘗窺歐餘錄而慕康侯獨未曾通姓名
附臭味之末而足下乃先之輸滄溟之潤落麟鳳之
羽搗謙含章略跡宣心康侯用厚矣何僕之鄙且懶
也讀一艸堂大作標勝託遠恨阻快遊計當布鼓雷
門附蠅驥尾耳東臯子向得之焦先生不謂遺珠見
擲玄圃當續刺以入併以原本送讐望教之已領鏡
錄之頒仰附明鑒所撰遊紀皆十餘年來漫然下筆
不足觀覽素業或誤後來卽今亦似小異惟過眼去
之爲幸政在病冗崖略附答未展之懷願以他日聞
金昆昨過西湖不一問津散花灘上棄捐我乎一笑

復杜總戎毀武

恭惟台臺胸中武庫遠紹當陽天上文昌篤生貴將
向者犬羊闌入西鄙不寧烽火通於甘泉羽檄交乎
幽薊用彰斯怒大劊匪茹自鎬之功高於六月鬼方

之克不俟三年旣而息馬投戈與之更始賦詩飲酒
樂此太平可謂文武具備福德兼隆者矣某章句老
儒雕蟲末技雖懷方叔元老之思而慚非張仲孝友
之列豈期節下過辱甄收教之以珠玉賜之以篚筐
徵及鄙文益增慚悚問道于盲所不敢也撞鐘以莛
寧有當焉使旋恭謝附薦彘彘臨楮不勝傾慕

與錢象先

昨讀長書索索百餘言坐客未及答大都欲聞於兵
使者使者生平憐才下士其本色况逢丈今之作者
其能坐自失第世途賤目而狎近必王前爲下士乃
佳松樞十九僕止一集留案頭何以割愛送去風便
當吹入其耳令倒屣也委書聯扁卽不佳可以劾勞
謹附上風雨作妬幸稍霽發棹不得又過別西江之
水不足以活神龍而以困神龍則有餘僕今日之推
督學官是也終當歛雙眸而歸放光明於六橋作天
日照乘耳丈聞此肯來尋我便是樵漁佳話也卽刻
解維艸答不盡

與玄津法師

不佞勞勞如昨寂寂亦如昨衰病時見非鐘鼎之料
以公爲依以寓林爲寓常樂我淨是我生快事也師
許我否寶成功德已就卽師亦應覓清淨法不佞近
作一大快事牛首山有前人摹諸祖師法像百幅竭
力請妙手臨之歸時募作百祖閣四時定三日令善
信瞻禮我輩亦面面活對也華山碑一幅奉覽歸興
甚切遠不出十月聞冰玉山人有歸去之想今竟何
如念之媚清軒閣無恙否棄舊戀新坐視荒落不可
不可

與顧鄰初同年

臨行諸知己無不晤別者獨少年兄一面耳至今耿
耿弟此歸將老湖山佇看兄鼎鉉之業或者附驥而
顯乎五陵垂老分手尤難爲懷恃兄青眼在也風波
之世惟靜者見其常仁者見其變他人則濁水之魚
耳言之慨然

與劉石閣中丞

南中幸而逸於考功法之外乞歸西湖私心願見老
公祖以傾積表而節鉞已臨海上矣往者載過餉鍾

陵以貴鄉諸公萬間之庇文衡何地人師何官而濫
吹不肖卽徼新命隕越之是懼老公祖何策以免而
別展微長也別諭姜事某實未詳聞無以報命乃三
縣田糧議論雖紛出台諭查勘二字盡之蓋捉賊見
贓抵命見傷欺隱漏占彼此互訐履畝覈冊不出其
鄉愚見以爲必風力明達之司理一員會同該令君
踏勘之一如台諭行之卽有智勇無能撓也在老公
祖主持耳抵家冗集據案草勒謹復伏惟台原容躬
承玉塵不一

與江邦申

自吾得邦申酒德詩腸日臻曠妙可見稅支困人諸
君莫敵也此行強顏耳還顧湖山一碧寓林片石殊
自愴焉不樂况著一邦申懷抱何以自遣推得過來
秋是黃先生紆眉放志之日矣然願邦申愛惜不遇
勝友勿日日快飲至爲他日腸胃之疾更願畱意古
人於今人中得佳者報我舟次桐江仰見子陵風味
不俗鄧禹何能笑人也

與虞長孺

寓林集 卷之二十八
弟與親翁既結蘭氣復申姻好道義之懷深以兒女
值茲遠別何能爲情緬惟親翁久閉玄關爲弟再出
如鳳來庭而麟在郊瞻者嘆不希見既見君子我心
如何也但炎氣繁音渣滓太清爲之不安而弟曾向
兄云六月不息千里而汗則親翁逢暫弟罹其常涇
渭之流固自差別兄憐我耶令女弱姿而適貧生幸
庭聞少君之事菽水俱歡岐然負穎疎學體亦不勁
弟既在遠望泰山君時時護持之教誨之也舟次澱
水人還報謝絮絮關情知在垂念

謝衆門生賀壽送行書

不佞于諸君無毫末効情卽世法人情未得自申而
諸君念山中之夙好篤斯文之深契送我長途願我
長生爲文爲酒爲詩爲畫無所不致僕何以堪自維
垂老赴官衝暑行塵六月不息千里而汗雞膺未斷
鳳衣不振猥云行義達道難言超然之情或以史直
不諧遽卷有日則北高峰頭南屏山下與諸君嘯詠
盤桓亦不遐也迢遞夏日倏忽秋戰諸君乘時奮飛
自致青雲之上僕亦何必近捨明聖之彥遠珍豫章

之材哉舟次澱水專此宣謝併申此懷

啟王撫臺太蒙

某自受官鍾陵至今凡十八年中間依違無定然所奉鞭策之誨培植之恩不啻生成幸以督學之役復庇宇下千載一時吉州之行仰稟指南固知平成大烈中外倚重私冀于旄少遲須臾某及伏送道左一別台慈不謂其咨之切竟爾星駕免代之命某入贛南三日甫聞中心惶惶如弱兒之失母顧以閱試未竟不敢曠業追躡前旌卽在台臺能原情禮法之外貸過職守之內某非木石何以爲懷也專役馳申下悃以告不寧吉州校士錄昨已呈覽伏惟俯賜指摘卽在遐逝無殊躬承教職賢否具列在冊統候鑑定內如康元穗之博雅江中龍之高邁嚴堯日之靜淵才學竝詣世所共珍某尤愛重之又如李一鳳者其人古貌直心大非時流向爲平和縣令以循良特聞某在南中晤閩中諸公具以爲屈緣與本道某公大不相協兩院以公道存之今卽不能破格應還故物陳維智某素知其名行見重鄉評外樸內理宜展其

用某臨行劉石閭公祖數以爲言命轉聞台臺渠亦非私情也吳世卿端方博練在某門墻又亦稔知之蔣光裕自吉州方識其人冲夷可貴惜任尚淺不知可破格附薦否某歷閱未久不真知者不敢妄爲先譚私心常謂明經特異者宜拔之孝廉上至如某之貪殘某之險傲某之鄙其人亦不能逃台臺明眼也以外有司卽知之不敢與聞撫州屬不知何人爲卓有宐黃縣者心甚疑之某所頒行各郡縣諸生門簿逐日吏分註姓名官親筆摠填幾人各屬遵行士頗凜凜宜黃獨不以聞及報三月餘無一生出入衙門簿無一名夫本縣豈無公禮文事見者若其報果真教化在偃室之上再行按查吏書貌不再復此其人非卓絕高品必飾詐釣名之流某查其爲明經故置不較不知台臺所訪官評如何也若某之疎徑在台臺鑒容久矣循理奉公不敢不竭其力仰需教誨以終大造不勝懇切恭送未能中懷鬱結瑣瑣奏記以瀆尊嚴曷勝惶悚

啓吳安節薦師

汝亨不肖實願於文字之外少見寸長且可以養未
敝之氣不意竟不能免西江之役積學方聞之人以
爲美官不肖儼然當之惟是師臺夙昔齒牙之借爲
當途所信重遂爾委非其地業以七月入洪都八月
趣吉州始事才難目拙玄黃未分恐爲師門知人之
累乃此念自矢無他旣竭目力已竣厥事今移駐虔
州矣臨行於沈司理得老師所惠貽甚腆敢不祇領
乃政刺頒示大裨風化有司不敢不奉揚而况辱在
官墻者乎謹朝夕展教且所過江山郡邑皆師臺過
化之區見之未嘗不瞻依左右也吉州校士錄刻成
謹呈覽二冊望賜批削仍從沈司理或他便羽寄示
卽往謬難糾而來失可救卽老師所以造不肖而造
諸生也劇甚布謝

復吳徹如

垂老之眼政宐養明而乃受疲于章句之役於官則
踰分於事則敝神所以冒暑卽行亦愁地長日促非
樂而趨之也第以七月入省八月入吉兩月餘日乃
竣校吉之事吉州卽才藪而理套溺人據愚見盡爲

芟除之未盡也刺一帙成奉覽正二冊玄黃不至大
謬則兄夙昔之教尚用小心文若放出大膽吉且不
堪矣不知帙中經兄品題者幾何人望示之郡學鼎
建未有定期弟自當以地方之租少効文璧之助弟
今入贛校士仍托沈司理報謝青原已期鄒南老與
郭青翁自虔州下晤談一夕也兄如有聞弟之得失
幸確教之勿泛泛用譽爲望

答黃袁州

不佞以是月十三入章貢以爲廿日可了不謂賤體
過勞復發下血之症委頓殊甚徐徐閱贛南卷計事
竣奉教在荔挺之上旬也遠承注懷更荷溢美政恐
燭火未照不足燭上郡之才鄰室餘光庶幾助小明
之目所望知己素憐諒不我靳耳病餘不能綺答惟
慈原之取士幸勿踰限實苦不給非謂乏才也

復袁南康

區區小明卽一吉州已不堪其勞幸將竣矣文章道
敝江右號稱理窟而諸生蕪累之氣令人白日欲寢
吾丈匠心此道文士所稟仰白鹿幸甚而得振鐸其

間展覽詳議大於造士有功不佞恨未能卽趨下風
恐在來春也拙刺拘拘止可於諸生前作扶餘至煩
品題弘獎土木而文繡之卽結好牙期亦汗顏矣洞
租接來教誠不可不一勘詳以清夙弊垂來益如諭
僭下一檄軍館總有門下提衡耳拙刺得再惠十餘
冊以誇示諸論文者何如廉吏傳白門艸附上

與王岵雲方伯

前承惠新曆日而知年今乞卽惠新縉紳一冊使知
半年除目不然幾作鄉下人矣入空陽看生員卷完
而脾病作今尚高枕諺有之一日捉魚三日張網可
嘆

答沈進賢

門下之奏最不佞不但讚嘆不盡而佩結宐深蓋于
鍾陵宏施而于不佞藏拙更多僭評數語乃知古人
不啻口出之有味也十之早泛漳流而下失迎從者
幸有虔臺作主人耳樊灌南叅知向知邑之利病頗
有功今聞其老病矣一書致之又一函致李麟初編
修答其玉版之雅諸門人第以校士錄相證清虛而

已試生童定得真才望之望之

與鄭應尼

白門分袂以來相思何言惟一附胡拱柱丈奏記世事不定不但西北浮雲南天亦多霧氣如吾仁丈與祁夷度之有說賢士大夫莫不口口稱屈卽達人曾懷不以介介公論如日非能晦冥吾丈大業自在眼前泡沫耳亦曾聞弟之幾墮乎可發一笑弟本疎徑人作小師林間有餘豈能堪大方名材之匠辟如拙工之入鄧林盲人之迷空華祇取困耳五閱月僅完

五府事生材實難非盡受嗤之過丈定有聞何以救藥我耶一入洪都便思遣候貧兒應債先其急者于丈情急而文緩至此方得申起居之敬耳校士錄附覽正姑山有緣倘以春末未可定也積懷十不吐一臨楮耿耿

與鄧遠游同年

辱滇雲惠書以後曠絕天山含情未申惟是筋肉緩散不卽應念自衝暑入名省便欲一介致候而懶人作勤官拙人營世務譬如窮人償逋先其急者是時

承老父母使翰之辱吳生白爲致惓惓弟曾語使者
明日來想竟愠而歸矣此後卽趨吉州轉章流回宐
春臺才難目拙兩窘相值而五色浮華一網濶目咎
原在日而不在材弟本老書生抗顏小師有餘奈何
取而采鄧林之秀探瓊海之珠乎此亦用人者之過
也如吾丈饒有千秋柱下名御史之勲僅見一班計
蠖伏之有龍見不似作秀才酸人之長拮据不給日
日思賦歸來也吉校士錄先刻成奉覽正還賜一言
定之以當導師白門詠自適冷味并供噴飯粳粳了
夙念一點非禮也度赴姑山在春末然病軀時作亦
難定握手之期臨楮耿耿

復王弘臺同年

弟行凡兩致啟老公祖以老公祖鍾情於弟不淺而
功德于維桑之士民者亦不淺故自不能忘情耳弟
本瀟散人在巖遺佚已久一旦束之藩籬困以章句
晝夜不停形神俱敝受事未五月衰態呈矣猶幸耿
耿惺惺不至大迷玄黃之色人士幸無譁而浮譽則
藉老公祖之餘靈耳四明江海之要區島夷奸人時

有陰陽得老公祖綏靖而綢繆之東吳西越背春臺也休暢休暢所諭貴座師別駕公向老公祖未有先譚弟接之知爲溫然長者特未識其才略接教愜切卽當如尊旨用命矣

啓朱蘭嶠少宗伯

紫閣諸公饒有鍾鼎而詞翰林園之適兼有而互愜之如台臺者海內幾人今揆席虛矣捉鼻不免以獨適而行共適之大業且晚事矣不肖亨向依宇下又忘分忘形之契至今鐫刻自辭左右歸里門勞攘人事未至大苦七月入西江八九月握寸管較量黑白則以學究而勞臣虜天下之大苦極困事也而世且以爲美官則高才少年之言豈不肖能堪哉西行後卽當申候不暇頃過空陽方能遣一介之使其申言與校士錄則職司所報亾狀也伏惟鑒觀得失而賜之指南焉幸甚

啓按臺陳中湛

某於世法多所未諧惟是直心一片爲有道所原亮天幸屬台臺宇下向欣附驥今獲執鞭千載一時某

私心向亦有勉樹尺寸馳驅當世之意時與事往今
以老書生之長支吾此官人才實難拙目不盡而又
辭憾或不免仰藉台臺天日之鑒觀生平于文字之
外倘獲超然過咎竊附聲名他日或有尺寸可觀以
報知己抑亦台臺之所許也外南贛袁州三府校士
錄刻成上呈法眼臨瑞將完嗣上也恃在高厚披心
無諱伏冀慈原

啓吳安節先生

客冬微聞長公有辭世之辭驚疑未定已從舊吉州
沈司理書併三月中奉到師臺答書而乃知其果然
不肖不勝摧心之傷竊念長公半生鴻棲纔展鳳翮
胷中憂時報國之懷十未展一何以遽然謝人間世
也又念師臺暫憇東山之屐父子師友融融膝下之
樂又何以捨師臺去也然造物忌全時命不常長公
未盡匡世之業而有高一世之名東臯子有言古來
賢聖皆成去畱般憂一世零落千秋吾師有道大觀
豈不暢然斯旨而戚戚鍾情爲某固知其不然矣某

諛當匍伏千里憑棺放哭既不能亦應急走一介申
炙絮之私而試事執掌晝夜不息江州竣役方得抽
緒緘辭采蘋陳絮卽有摧蘭之痛已踰宿艸之期師
臺得無訝某爲無情人哉一片薄申微念伏惟筦存
外刺校士錄呈覽正不肖亦旣竭心血于此官惟恐
負師鞭策盛心八月以後向衰之身恐不得復爲枯
管役矣

復胡侍御

往者豫章之行望栢臺于蘭水盈盈河漢耳迫于役
坐而失荊州之識至今怒如饑人乃老公祖何念之
殷也不佞生平胸臆不得展每見世之偉人弘濟時
艱則攀附恐不及如老公祖離政在吳越間聞商若
民之歌且頌者久而彌深此猶其一班也代者遲遲
固當時習以爲常或亦從此攀臥之心乎不佞所以
覩西人士無甚高論惟是靡靡之文沿套爲新昂昂
之氣率情爲故卽西人士不免不揣爲之剖心以告
不知何以從高懸圃涵法眼也翰貺數千里之辱懷
來子弟如是其至中心藏之方在江州竣事無可報

瓊卽以所刺校士諸錄請政統惟鑒亮風便無遺德
音爲望臨楮耿耿

復曾明甫

白門一晤又復疎濶私念以明甫之沉詣靜篤慕古
人之道而違時拂袖重以尊先君之痛寢苦臥塊蕭
然竹林何以堪之不佞尙缺然弔唁歎可知也不佞
形神似通而骨理抱拙又少可而多否非諸物之具
今日之官於貴省風尙或不至大相刺謬而流俗漸
移亦竊憂之且筋駑肉緩竟日文字中消磨心眼未

必能別玄黃之色相知如明甫何以教我耶惟是無
私一念可對知己節勞御繁之語可作良劑而所以
節御之方引而不發何也望之望之又竊慨然在明
甫爾爾而道甫伏在廣文隆棟再移司理僅一純中
黑霧偶翳惟有甫仲白日微耀吾道非耶何文章之
不達也將事吉州書問悉謝如我明甫何嫌何疑展
函知情據案布謝

與朱子上

白門與子上暢生平之歡又越寒暑矣聞子上榮差

出都門于周斗垣公祖問行徑而不得片札敘心此
後遂勉承江右衡文之命夫不佞之拙心老眼子上
所知也江右故稱名理之區而腐學究居多高才生
亦漸有浮騁詭奇之習不佞雅持一切繩之似不合
時宜自信竭其所長不至引盲入坑而世俗之人亦
多不便者夫古法之不通于今舊矣今幸竣科場事
有解卷禮部之役全帖副在刺本專送法眼斤正之
序言似迂不佞謂用世本領先呈于此不待考功氏
程之當官有識者爲推挽非不佞一怯夫之力子上
又于此道謂斯言何如子上之獨見與所聞諸時人
短長一一報我不知與諸方學臣得失何似幸勿以
虛獎塞時論也且不佞倦矣往日亦欲有所建豈堪
以一片精氣盡耗楮墨間願與相知得力者計之不
亦歸休乎西湖之畔矣年來著作願以見示欲言如
縷筆不可旣

與韓鼎宇同年

解卷人還奉老公祖手書言言肺肝區區迂守之拙
既辱獎許而又教弟以寬一線之路及大明太高之

諭非道義真切不如此然弟實未嘗刺也江右士氣
漸浮漸傲而文章亦不似向日之根據弟不得不直
爲之繩而亦曲爲之解惟是請託不行卽兩臺二司
諸公亦辱見諒一無所干涉然其心未必快然而不
肖子弟有不作經文思與射策不成一篇思佩子衿
者弟斷不敢濫而鄉紳中有不明其故直以原卷送
看而其中則不快卽吾同年中有不得請輒飛語畏
安者在老公祖豈不聞之然弟不論諸生童生取不
取卷皆卷卷有批語卷卷發縣學揭看又何所逃衆
目焉老公祖所謂時時照顧故吾故吾者真也所謂
幻境付之境遇而已矣弟今以考卷全帖及未解卷
解部副在刺本敢呈台覽弟技止此矣心力極矣不
問其他小序錄前者弟明知其迂而故吾本念不容
昧實見此時宜爲百年樹人之計不爲迂濶而亦不
知其過也國家多事如此遼左孔亟主上不爲動
政府無大力而所爲俱故事支吾之習非老公祖真
心腸真伎倆與同調者一手扶持將不可爲弟風塵
外吏人謂搦管腐儒耳何足重輕哉得老公祖提挈

過關藏拙他道不久亦爲鴻冥之舉不爲獵人所弋
幸矣伏惟畱神武錄呈覽亦狂之一端惟教之

與周子旦

定光禪寺獲與子旦譚道論心真千古一時當其時
不覺耳喜子旦高飛謂一息萬里奈何遲三年之逢
厚貯而橫行之在此夕矣文章道敝中正之觀爲難
惟有識者力維之想子旦不遷所好第令精爽流露
丰骨挺拔便自壓倒萬人子旦勉旃不佞楚中少白
足得子旦一人一當千也校士全錄奉覽有典有則
未之能合或能不浮沉俗流耳

復叅政龍君御

弟自到官來不敢納一刺以生平拙鄙不能於法外
有別法門者傳兄丈有書以八年天際之想歡然展
紙又獲窺作者不朽之言無異獲天球也弟性久便
山澤間與章縫之士論文玄黃從色是非從心無可
著一念向人此江右之役便如覆鏡索照且多否少
可知不便于時人而兄丈不以爲我憂乃相賀耶北
地信陽是古之哲匠不佞安敢比倫庶幾竭心眼之

力無負知已云爾吾丈俎豆折衝亦既具饒文武之
略而名園高詠直使弇州讓才太函不韵三立之業
奕奕乎霸南楚而狎中原誰敢望項背進哉別諭王
宮允之子定是名才而自丈言之仰見高誼第不佞
試吉州完矣胸中不掛諸生姓字門內絕無識記方
略它日萬一暗中得之不敢任德卽有按劔之盼亦
不任怨知已之前敢作誑語耶捐俸非宜藉手答貺
小刻石刻不成文采苦李甜桃知不足報也一笑擲
之如何臨楮瞻結不宣

答吳生白同年

年往不駐夕除復乘年兄春秋與名業方新是固當
賀而亦以及弟耶憧憧見思仰荷情深矣駢語不作
弟正欲與諸公言過彼此俱省此政兄進德處不知
他事亦能作如許解人否一笑

與玄津法師

幸竣七郡試事勞心磨眼不知於文體士風有裨益
否賤誕聞大開道場以延餘年卽今耳目亾恙此佛
力也最毒者二月中不戒于火文集俱燼有如剜肉

卽作空華觀不能消一片熱血也奈何奈何煩師爲
禱之佛前豈別有業報卽綺語報何至是耶別紙奉
懇諸利方外凡不佞一記一疏一偈亾問佳惡幸爲
收取煩高孫抄錄以此作無量施如補已剝身肉也
與吳德聚

久不得德聚書私心耿耿頃家童南還開函得十月
中教殷殷注懷垂老餘生方媿日月而德聚諸昆以
一體之情申三世之好盛幣兼金溢格見貽施者無
倦當者豈有顏乎謹拜惠幣以識明德餘俱完璧稍

明不安且諸昆所以周旋不佞者至矣山水伸長之
園賦草楊雄之宅夫疇非大貺而以此爲也不佞自
客秋按吉州諸生今正月還考南昌竣七郡試事三
月初可往撫州矣所最不堪者此月廿有二日不佞
閉校士館閱卷而本司衙齋諸奴不戒于火是日颶
風狂厲官兵擁救得無延燒而衙中長物俱爲煨燼
其它亾論而生平詩文集累千餘篇付之一焰初意
再加刊定孰知併滅形影綺語之報何其慘也別紙
所懇以收拾遺文爲第一義託在德聚幸勿置之

與鍾伯敬

白門一晤對如見謫僊人非世眼所及小草大序羊質而蒙虎皮今尚傲色千秋也丈何日入都邸報閱臺省新公而獨失一伯敬人之忌才何其甚也乃友夏被駁以爲怪物又甚矣偶從白太守得丈所定詩歸古今隻眼豈必後世而有子雲快暢哉不佞弟迂儒守墨一切之法不堪流輩知非用世之料且老眼亦不堪久磨也吾丈託在臭味何以振之例有解卷儀曹之役刻有副本奉証迂拙之狀亦可見矣手勒不盡

與丘毛伯

毛伯意氣學術與古爲徒真匡世鉅手自天植之而不佞之迂疎自遂亦似天授別毛伯以來經年幾何而隻字少通它長安賢人可知也借皇華之重采江山之勝吐文章之奇此毛伯向來分內事尚未得伸眉論天下事立功社稷之上流澤萌庶頃者彈冠持斧儻羣邪領衆正此毛伯千載一時何待言哉樸心老眼毛伯所知況以名省道義之鄉庶幾可效繩墨

之論而或亦有不免嗷嗷者則不佞之學識短而真誠未徹也今幸有毛伯甫仲輩爲知己則非我譽我不佞不必問之人矣校閱旣竣應有解卷呈部以待袞鉞以所刻副本將上道眼以毛伯臭味之同能惜齒牙而令吾道坐困耶薄羞江籬聊申積悃非敢云賀惟晒存之

與詢法師

別師時倚傍曠然之理以豁情滯便不曠然不知歸根之葉與長葉之根是二非二了此便自往來不碍若只一段瀟灑全不受用况痛苦煩惱乎別教手書抄一紙付梧兒緩急令其來看護也此來候起居不作漫語上渡時切勿失脚踏水上地上人覽此得之倘有事有語可過吾家問長郎

與李還素方伯

不肖某迂心拙眼膠執一切之繩墨以批引西江之士士間有所感動而悠悠之口知所不免昨接翁臺弘獎之言卽譽溢其概而牙期之賞寸心千古不肖亦可拭忍然之汗矣不肖三年前于白門得下血症

宮林集 卷之二十八 四十一
三月斯痊根源未絕去年夏秋間發間止拮据聊完
文武試事乃臘月復發淋漓紅泉日可三斗委頓黃
葉不能一朝今未能出按歲校且將入計歸期私心
惟望翁臺一承顏色罄生平之衷懷快勝得九還矣
世風凌夷宗室橫悖魏蒼老偶以一着之驟至于
聚衆爲譁紀法如掃兩臺必有題奏蒼老意決拂衣
以此望迎翁臺更汲汲也校錄以刻全帙載呈法眼
春仲無恙方敢言官下事今此競競步冰淵之上也
與方孟旋

不佞西行政逢吾丈北征之良辰道途草草有懷未
宣此後束身一闈勞心兩扇徒爾勞思未遑通訊竊
念吾丈以登壇之名宿擅斯文之操柄風會之流諒
有同慨不佞弟篤於故業痛茲新聲迂執繩墨之論
嚴杜請託之竇卽高才之掛漏者少而流俗人之不
合者多非非譽譽固所不免聞吾丈爲弟明目張膽
矢口舒臂明其不然而士大夫賢者隨而理其說不
佞自顧寸心可以無負知己無負夙教則吾丈之行
古之道也鮑子之知也豈筆舌之能罄哉校士錄刻

有全帖解之禮部專上法眼以爲指南惟賜一言定
之吾丈宏抱匡時何尚未受部耶不腆江籬以表遠
心殊不成文伏惟鑒存

與祁夷度

四月得吾兄從陳新喻惠書有如面談拮据試事惟
心惟法毫不敢私此心尤不敢不竭弟嘗言以刻削
壞人之名而自取名斷不爲也天必不宥惟是風會
日流以世情爲天理弟不敢爲隨風波之事已過聞
長安賢者見諒而亦有悠悠之口弟亦聽之兄晤樊
致虛諸公可知也但弟老病且至心神有限如非寄
身閒冷不能有泉石之樂望兄與諸公知己剖心言
之吾兄如此品望如此猷爲丁巳之誦如寶玉琢而
彌光良金鍊而彌耀吉州無問賢愚俱尸祝之丈夫
行事有一愜心卽是何必九列哉次郎君捷報至吉
州諸公書至共爲稱快聞者俱爲兄暫誦于前而信
于後亦見天道亦見人情吾輩可以自信矣校士錄
刻完帙解部以一冊呈法眼覽政卽轉送郎君弟淺
見薄識卽此亦見而小序實關痛痒非敢爲迂談也

兄裁定一言指我南車望望新喻陳令君見時弟於
中行事想更悉矣發書值病血不能過詳張葆生尚
在京否太遲遲名場可奈何令郎不別啓矣

與吳伯霖

聞伯霖蚤已上金臺馳駿足辟易萬馬爲海內名宿
吐氣知己所祝願不待言矣文章道敝新郎君抱負
古今程先民者寥寥而主司正法眼亦絕少江右之
文綿力不能大振亦稍改觀而第一流拔幟者逢人
亦難如吾伯霖政當樹四方之鵠非持爲青紫具而
已不佞拮据此官老病且至倘非借閒它官便當尋
湖上鷗鷺之盟婆娑寓林耳校士錄刻有全帙寄覽
同調者以帙重不能多攜或出觀之不佞自許執而
不刻所取文正而不板法眼以爲如何悠悠之口自
古不免伯霖有聞否如與樊致虛章甫仲往還可得
首尾也

與楊南昌

僕人之不戒以爲門下憂種種損惠多矣小序領訖
半生精血付之一燼痛定思痛實難爲懷

與吳采于侍御

名園快飲恨爲令君所迫過長白天屏山園所踞地
勝耳然亦不能加兄止園之上弟歸西湖亦有一丘
夜郎不知漢大年兄可得過賞乎俊客王郎清歌登
場俱稱上駟兄不可不見此人有同行徐洪客亦佳
弟通家子也倘來謁幸命謁者

與玄津法師

紹雲樓門風惟公一人三潭有爲法小圓便當撈空
穿月勿送白日浮浪中也兩接手書知念我特甚僕
未能修持自混染血光病中雕落如葉若不知病者
却似黃面瞿曇令人合掌下拜耳近况然明丈彼此
相知不煩筆札僕本凡夫誤入蓬萊島中尚須玄津
指迷津卽從然明問漁夫可也高興肯來問二水白
鷺政堪支願看梅花白雪時矣

寓林集卷之二十八

終



